三遷志卷之五

碑記一

大宋仁宗景祐四年戊寅新建孟子廟記

孔子既沒千古之下駕邪怪之說肆奇險之行侵軼我聖人之道者衆矣而楊墨為之魁故其罪劇孔子既沒千古之下蘖邪怪之說夷奇險之行夾輔我聖人之道者多矣而孟子為之首故其功鉅昔者二豎去孔子之世未百年也以無君無父之敎行於天下天下惑而歸之嗟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邦國之大經也人倫之大本也不可須斯而

去矣而彼皆無之是敺天下之民舍中國而之夷狄也禍孰甚焉非孟子孰能救之故孟子慨然奮起大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法驅除之以絶其後援天下之民於夷狄之中而復置之中國俾我聖人之道炳然而不墜故揚子雲有言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韓退之有言曰孟子之功予以為不在禹下然子雲述孟子之功不若退之之言深且至也何哉洚水横流大禹不作則天下之民魚鼈矣楊墨暴行孟子不作則天下之民禽獸矣謂諸此也景祐丁丑歲夕拜龍

圖孔公為東魯之二年也公聖人之後以恢張大
教興復斯文為已任嘗謂諸儒之有大功於聖門
者無先於孟子孟子力平二豎之禍而不血食於
後茲其闕也甚矣祭法曰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
大患則祀之孟子可謂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也
且鄒昔為孟子之里今為所治之屬邑吾當訪其
墓而表之新其祠而祀之以旌其烈於是符下俾
其官吏博求之果於邑之東北三十里有山曰四
基之陽得其墓焉遂命去榛莽肇其堂宇以公孫
丑萬章之徒配越明年春廟成俾泰山孫復文而

誌之後學孔而希孟者也世有蹈邪怪奇險之跡
者嘗思嗣而攻之況承公命而誌其廟又何敢讓
噫子雲能述孟子之功而不能盡之退之能盡之
而不能祀之惟公也既能盡之又能祀之不其美
哉故直筆以書旹
大宋景祐五年歲次戊寅六月六日泰山孫復記
前萊蕪監判官將仕郎秘書省校書郎張碩書
虢略楊秘篆額
龍圖閣直學士朝請大夫給事中知兖州軍州事
兼管內勸農事及管勾仙源縣景靈宮太極觀提

舉鄆濮等五州軍甲兵廵檢公事上輕車都尉曾
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
金魚袋孔道輔立石

徽宗宣和四年壬寅修先師鄒國公廟記

孟子葬鄒之四基山旁冢為廟歲久弗治政和四
年部使者以聞賜錢三百萬新之列一品戟於門
又賜田百畝以給守者而廟距城三十餘里先是
嘗别營廟於邑之東郭以便禮謁元豐六年詔封
鄒國公明年又詔配食孔子廟又詔更新廟貌而
地頗湫隘宣和三年縣令宣教郎邵武朱子喬嘆其

土圯木摧不稱處恭尊師之意欲出己俸完之縣士徐敦曰廟瀕水亟壞不四十年凡五經更修矣若許改卜爽塏之地則諸生願任其事不以累公私也令許之敦遂以私錢二百萬徙廟於南門之外道左鄉人資之錢者又数十萬而後廟成總四十二楹中為殿安神棲繪群弟子像於兩序又為孟氏家廟於其東以楊雄韓愈嘗推尊孟子設又為祠於其西重門夾廡壯麗閎偉與山中之廟輪奐相輝矣於是求文以記之夫聖人之道甚易知易行充之至不可勝用而其極可以參天地替

育者其惟誠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者一道孔子之沒其孫子思得之以傳孟子故孟子之道以誠身為本其治心養氣化人動物無一不本於誠凡著書立言上以告其君下以告於人者必本仁義祖堯舜亦無以言不出於誠也故於滕文公則言必稱堯舜而於齊王則非堯舜之道不敢陳蓋其智誠足以知堯舜又自誠可以行堯舜之道又知果得行其志則誠可使吾君為堯舜而吾民皆為堯舜之民以故此自任不敢有毫髮之偽以欺人而誣天也其論君臣之際則曰欲為君

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其論什一之法則曰重於堯舜者大桀小桀輕於堯舜者大貉小貉其論仁智則曰堯舜之智急先務堯舜之仁急親賢稱伊尹能以道覺此民而謂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非誠知堯舜者能言之乎雖當時之君尚權謀相傾奪上下交趨於利而未嘗撓一言以求合焉非天下之至誠篤於自信者能之乎孟子之沒道失其傳至有假其說而以偽言堯舜者始說其君以帝道則既不合而之王中說其君以王道則又不合而之霸是志於求合而以偽欺

其君者也曰堯舜之說以賈其高躬商韓之術以
濟其欲是以偽欺天下而賊其君者也昔之為從
橫之說者不過怵人君以利害強弱之勢爾其偽
易見若夫假帝王堯舜之說使人君慕其高而不
虞其姦則其偽難知作於心害於政其禍天下甚
於楊墨故不可不辯以監天下後世竊孟子之說
以為不義而自比於孟子者

宣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朝奉郎監察御史菟裘
孫傳記

迪功郎新秦學正闕里孔端書

承議郎秘書省校書郎長安樊察篆額

金大安三年辛未重修鄒國公廟記

大哉聖人之道天下日用久而無弊者也上焉唐虞禹湯文武之君其道行其教立仁義禮樂刑政靡所不備而民用丕變日趨於治矣下逮孔子得帝王所傳之道而無位以行作為經術垂訓闡教俾天下後世恒必由之聖日皎然輝暎千古周衰夫子沒橫議肆行紛紛籍籍將誰適正甚者楊墨以邪說誣民持為我兼愛之論亂君父之教充塞仁義其害人也深矣楊墨不息聖人之道不著孟

子為此懼故能養浩然之氣承三聖明六經距淫
辭詖行使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害於其政
是亦聖人之徒也昔禹平洪水人免昏墊萬世賴
其功孟子能以道拯溺猶天下率獸食人之患者
信其功不在禹下矣噫百世必祀可謂至德天下
尊師重道用王者之事通祀於先聖國開鄒封公
其爵而與享春秋之奠並立乎聖人之域者人宜
知尊孟子矣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孔子生於魯
于曲阜則林廟之奉尊崇顯奕歷代有加而無替
距鄒僅一舍在四基亦有孟墓之舊祠宇嚴立于

縣之南就文明之地而廟復建列高第公孫丑萬章之徒其尊信猶在魯矣歷以歲月上棟下宇久則斯敝泰和八年夏六月王公瑀來知是邑視事之初敬謁祠下徘徊瞻視適議遷新之方思政利民力未暇給越明年吏民洽和皆服其教不待勸率而富者相與出其貲巧者相與獻其技辦者以言壯者以力咸樂經營作新其廟正殿矣奕奕廊廡延接四廻而周外達通衢重門以闢增其崇麗又東北別立其室以尊孝姒慈訓宛然如在得其時制士民悅之厥初告畢時加禮祀因矣喜相告

曰聖賢之道昭昭乎其明矣由之者治不從者之
亂亘古今歷萬世與天地相終始矣而欲贊其美
者雖一言以為贅而廟之舊新曾不能加毫末之
損益然思尊德教者宜何如哉且釋老雜儒教行
乎中國而樂誕泥空者倡其說於其間至有竭貲
產以創塔廟者於名教之地反不之顧今令猶能
以教化治民崇重儒術可謂知所先矣况吾鄒魯
之鄉親被聖教之久俗尚禮義今又能因其俗以
厚之道弘教尊愈久愈顯而師帥不賢其誰能稱
之哉聞其言知其善樂為之書

奉訓大夫知泰定軍節度副使兼兗州管内觀察
副使提舉學校常平倉事騎都尉天水縣開國男
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趙伯成撰
内族定遠大將軍世襲石禿魯猛安輕車都尉開
國伯食邑七百户金源從傑書
正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管勾先聖祀事兼世襲曲
阜縣令上輕車都尉魯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户孔
元措篆額
大安三年六月十五日宣威將軍前行滕州鄒縣
令兼管勾常平倉事上騎都尉太原縣開國子食

邑五百户王瑀重建

宣武將軍前鄒縣令兼管勾常平倉事孟潤立石

元憲宗四年甲寅先師亞聖鄒國公續世系圖記

竊謂聖人之道文而愈光亞聖人之澤遠而益深何則所言者至正經萬變而不能易所貽者至大歷萬世而莫能窮也

先師亞聖鄒國公自始至今歷年千有七百傳家五十一代雖中間治亂迭興而承承繼繼未嘗少有間斷夫豈無自而然耶昔在戰國邪說肆行充塞仁義着揚朱墨翟公孫衍張儀之徒馳騁僞干

時惑衆者不知其幾獨先師毅然不避好辯之嫌闢楊墨為禽獸斥儀衍為妾婦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而正人心竟能使蚩蚩之民不淪胥於無父無君之敎雖時君不能用其言而大經大法殄滅無遺尚賴七篇之書深功著明使天下後世曉然知仁義之實始於事親從兄而人心一本厥功茂焉故有唐韓文公推尊謂不在禹下意者洪水之害害於人身邪說之害害於人心洪水之害害於當時邪說之害害於後世太禹之治洪水先師之闢邪說均為萬世永賴以是推之言雖大而非

誇也宜其遺澤餘潤流及後裔繩繩奕奕無有窮
極天之報施盖自不容已也此其所以能長且久
之道昭昭不可誣者也歷漢抵唐宋世主誦其書
者猶增封爵號命載祀典配享於
至聖文宣王盖報其衛名教闢邪說之力也於禮為
稱至我大朝誕膺天命奄有四海甫定以來浸尚
儒術庚子年先皇帝因大臣奏請訪求遺裔乃於
滕州鄒縣付村得孟在滕縣劉庄得孟德成孟德
信各照南宋元豊七年暨金大安二年增修廟像
二碑之陰世系圖沿流訴源知孟在係五十代孟

德成子孟德信係五十一代孫朝廷憐之並復其家
聖恩光寵古所未有倚歟盛哉歲舍癸丑秋九月
孟德成之子不遠數百里抵青社從予遊一日藏
修之暇告予曰敝族頼遠祖亞聖跡屢若罹喪亂
幸逃大禍猶獲奉承祀事今又荷聖朝恩恤各復
其家有司仍為給擾議欲刻石廟庭以續世系且
敬識朝廷汪濊之恩以昭示於將來敢請先生次
第其事幸無距焉予方辱攝學事義不得辭間諭
盛美故喜言而樂道之竊嘗悲夫欲潔身而亂倫
者輕去聖人之常道溺異說以幻惑其心術者謂

仁不足學君父非所敬貪高慕遠之士妄意方外如
捕繫影勞瘁枯槁曾無所獲易簀之後斷無遺
育作俑之報酷不至此死而有靈寧無悔耶哀哉
或者不悟猶蹈覆車之轍故並及此使知夫與禮
者天所秩叙猶飢食渴飲夏葛冬裘皆人生日用
當然之理决不可離庶彼知所履焉四寓益都府行
臺幕府諸任徐之綱謹記
山東淮南等路行省較勘立石

元成宗元貞元年乙未鄒國公廟碑記

鄒孟子廟有宋景祐四年孔道輔守兖州建于墓

旁後自墓旁徙縣東郭宣和三年令〻朱岳復徙南
門外金泰和間令王璠葺之甲戌燬于兵惟門垣
在幾八十年孟氏有德昌者貲力四方閱歲既久
僅成一堂元貞元年進義副尉達魯花赤木忽難
從仕郎鄒縣尹司居敬主簿兼尉趙國祥以建學
餘貲崇兩廡與堂稱凡四十間新其堦庭級道屬
頒掌教考特牲饋食禮俾春秋放祭而行焉正配神
西鄉之位徹旁祀之不如法者廟成司侯請記頌
讀墓旁廟記舉闢楊墨之一事南門廟記舉稱堯
舜之大綱顧皆有孟子之一體而未能得具體者

孟子學足以繼往聖之正傳才足以立百王之大法豈惟千餘載之後莫能知之雖當時及門者亦未能窺其奧是以出處之際仲子詭其說於辭受之問陳臻致其疑公孫丑萬章之徒難以問答未闡默契盖知言養氣得天地之性善擴前聖所未發者其學也談仁義黜功利貴王賤霸以正人心者其志也周衰禮廢諸侯惡其害已也而去其籍先王紀綱法度辨上下定民志者未見存十一於千百而三年之喪井地之大略班爵祿之等差於文字廢缺之餘本帝王之大經而合時措之宜考

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
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即是而觀以其才用天
下居帝者之世則皐夔稷契居王者之世則伊尹
周召柰何無舜禹也無湯武也時君昏庸謂迂闊
於事情宜矣後世英明之主亦指君臣一二語以
為言豈能探其學觀其志而知其才也哉世無真
儒斯民不復見三代之治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之
害至斯極也司馬遷取荀卿同傳儗非其倫又攻
以雕龍炙轂譏以方柄圓鑿趙岐釋其書亦不過
謂長於譬喩則長於詩書而已微韓愈一言孰知孔

子沒獨孟子傳得其宗也邪韓愈既有是言宗孔
氏者尚或非之或疑之嗚呼知者過之愚者不及
道之難明也久矣然則欲知孟子質諸關洛諸君
子之言庶幾信而有徵固不在多言也元豐六年
封鄒國公七年定九年之服配食孔子政和五年
以樂正克配享封利國侯從祀十有七人公孫丑
壽光伯萬章博興伯浩生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
泰伯陳臻蓬萊伯充虞昌樂伯屋廬連奉符伯徐
辟仙源伯陳代沂水伯彭更雷澤伯公都子平陰
伯咸丘蒙須城伯高子泗水伯桃應膠水伯盆成

括蒼陽伯季孫豐陽伯子叔疑承陽伯舊別祀成都伯楊雄昌黎伯韓愈今遷附焉既釁廟司侯命繪事如禮銘曰

天地儲精兮聖賢所資或厚或薄兮錯揉不齊虞夏商周兮會元之期禹皐伊呂兮見知聞知期月不用兮空嘆憖遺其居甚近兮世未遠而天欲平治兮舍我其誰安得所遇兮性之身之無有乎爾兮孰知我悲書徒存兮吉則徵道在邇兮夫何疑千六百祀兮此厥施山崑繹兮川泗沂廟奕奕兮神格思春秋饋食兮歆或庶幾有印于其心兮哉

歌　吋

元貞元年八月朔日盡義副尉達魯花赤忽哥赤

立石

登仕佐郎孔顔孟三氏子孫教授導江張頍撰

中議大夫同知福建道宣慰使司事趙文昌書

翰林學士大中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李謙題額

泰定三年丙寅山東東西道王鵬南主摽撥祭

田記

朝請大夫僉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王鵬南

字彦飛冀寧路古并人也中順大夫僉山東東西

道肅政廉訪司事和尚古燕人也奏差王從善字
良甫按治到鄒首視縣學拜謁
大成至聖文宣王廟遂視中庸書院尊祀
沂國公又訪求孟氏之族拜謁
亞聖鄒國公廟瞻仰思慕有功於聖教不在禹下
遲留不忍去因舊案隨即力主標撥地土三十頃
永久以供祭祀仍出榜文揭於孟廟以禁不敬又
命新
宣獻夫人廟貌次及農政庶物莫不舉行激濁揚
清敦本抑末挫鋒芒於姦黨理無辜於冤民文風

為之一新民俗為之一變可謂能體國家紀綱知
尊聖人之道念及於吾民耳帖哥等既祗受教命
無由報賜輒敢以片石以彰清政於
亞聖鄒國公廟左庶俾孟氏之族鄒邑之民永知
繹思公等遺愛者矣是歲季冬朔日鄉貢進士邑
人高克明題

元泰定致和元年戊辰孟子廟貲田記

昔孔子沒異端蠭起天下惑於無父無君之教醉
生夢死而不自覺也時則有若孟子者出援邪樹
正尊王黜伯使學者洒然而醒釋然而覺咸知崇

綱常宗孔氏去夷狄而之中國功蓋世敎庸有旣
那後代推尊配食宣聖廟庭自京師達于郡縣列
爲通祀宜矣鄒故有廟貞祐燹于兵國朝至元間
孟氏德昌規構正殿元貞初縣尹司居敬創左右
廡大德中縣尹宋彰建神門延祐丙辰熠興文治
蒐輯遺典詔封其父爲邾國公母爲邾國宣獻夫
人令監縣帖哥更修新祠像而事之嗚呼褒崇至
矣廟制完矣秩祀之禮尚闕如也儒者李儼馬亨
寧成章許嗣構胡鳳儀李元彬協議請割子思書
院羨錢萬五千貫月取贏利以給時祀及經葺費

襲封衍聖公思晦亦屢為言憲府可其議仍命耆
儒孟氏各一人司其出納先是鄉大夫郭中議毅
時任大司農司都事上書省部鄒之野店舊為牧
地荒閑日久請以畝計者三千撥隸孟廟庶永遠
不乏春秋之祀從之太定戊辰春正月符下監縣
帖哥暨尹王思明主簿鄭惟良典史孫友表識界
畔四至具列碑陰孟氏族長惟恭慮其久而湮昧
無所取徵介林廟學正李元彬子思書院山長孔
思本請予為之記洪惟我皇元受命眷神祠位闡
揚聖賢之道以廣風化之原尤於孔顏孟三氏寵

數
　蕃既蠲租賦以恤其家復選師儒訓其子弟
成材而官之仍優於常人犧牲粢盛無以供也則
錫之楮鏹胙之土田凡郡有司體承聖意不敢怠
遑爲之後者盡亦振厲齊潔深思報本之義具爾
牲牢肅爾豆籩儀文式備誠敬交宣如是則神歆
其祀而降之福上副朝廷欽奉之意下愜鄒人攀
慕之願不其偉歟舍是則備物有愆祼享無節雖
曰祭如不祭吾不知其可也謹記

　元文宗至順四年癸酉孟子廟致嚴堂記

天理所至人心歸焉人心所歸公論至焉聖賢之

生乎百世之上而昭乎百世之下有不知其然
而然者三代以來聖莫如孔子繼孔子者賢莫如
孟子此天理之所至而人心之所共歸也漢唐以
來先聖先師秩祀益嚴於是孔子為先聖七十子
為先師而孟子巋然拔乎諸子之上獨與顏子配
食聖人夫生則淑乎七十子之徒沒則上配孔子
百世之下公論所至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內
而天子之大學外而路府州縣鄉社之庠校率土
之濱莫不皆然況於鄒人乎況於孟子之後乎今
聖元受命世祖皇帝求孟子裔孫得於四基之山

既官其冑子又立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於曲阜以長育其支庶鄒人喜之相與共新其祠宇豐其廩餼以左右其子孫凡天理之所當至人心翕然莫不歸之歲時蒸嘗致其潔虔至順二年春享禮成五十二代孫惟恭以謂廟貌雖崇齋宿之室賓戶之堂闕焉奉建非所以嚴思誠而尊神服也公論韙之鄉先生李儼馬享乃告于邑之大夫鄉之善士為燕堂三間廟西南嚮以尊神服為齋室五間堂西東嚮以嚴思誠度材於是年二月戊申落成於五年甲午費為錢二千五百緡名其堂曰致嚴

嗚呼天人之際昭昭矣傳曰祭則致其嚴古之君子令終而宗廟享之雖百世不遷致其嚴者不過五宗之子姓而已今鄒人之致嚴於孟子者大夫庶士咸在非特群昭群穆也明德之祠百世而彌章盛矣哉天之生斯民也昭昭昏昏幾千萬年孟子一言以發之曰性善繇是而天理大明人心自得功與天地並宜其秩祠與地同廣與天同久孟氏子姓與之鄒大夫士致嚴於斯堂非鄒人之公論天下萬世之公論也斯堂雖小所繫則大

至順四年癸酉四月丁巳國子助教陳繹曾謹記

元順帝至元三年丁丑鄒國公廟興造記

亞聖公生乎鄒傳先聖道垂訓萬世累代欽崇官為設祠俾子孫守之修奉祀事禮也國朝奄有海宇誕修文教以淑生民所崇其祠宇以上公爵應圖合禮締搆嚴俻然歷歲滋久陵風震雨不無損缺曲阜張君銓尹鄒之明年寔至元二年也以興修為己任迺與僚屬議曰補敝起廢所司之責矧亞聖乎可發廟帑羨資以舉是役衆皆悅從於是首輿巨石鐫至順元年加封詔文以諗無窮即右工貿材旬月之間品料畢集徹敝易朽載登載

既與既覆且塗且堊所重立而新之者兩廡及神
門二重室以楹計者二十貫以緡計者三千三百
有奇米以石計者六十有一工以數計者四千一
百凡八閱月而訖功靈星扉木冒雨數朽三年春
又崇起宇庇之其壯麗深嚴益可觀抑又於通衢
立石以表祠所凡易物僦力必稱其直民無所擾
君非是奪必日至指示務極堅緻既訖落五十二
代孫族長孟惟恭偕邑耆儒馬亨李儼造質請曰
邑大夫完吾祖廟勞心苦思致誠盡敬所以體上
命崇文化寔為至矣其功可容泯耶願文諸石以

勵將來質忝學聖門未敢固讓竊惟公推明往聖
之心發其未發蘊奧異端之惑世者廓如也俾萬
世人文炳如日星憂時救弊功不下禹張君拳拳
周旋寅奉可謂知所本矣同僚監邑醜思主簿王
聚皆純雅廉幹而相際偶所同寅協恭克終厥事
撲長惟恭亦督孝勤勉孜孜致力祖庭未嘗少懈
所謂肯堂肯構者故併書之
德州牧溪鄭質謹記

至正十一年辛卯中書中　書省達公謁廟記

至正十一年秋八月癸巳湖廣等處行中書省

幸大司農司卿達公奉使浙東馳驛過鄒次于公府俾侍者請亞聖五十四代孫孟思言謂曰余聞爾祖亞聖公鄒人也有祠在此禮宜奠謁然有帝命在躬不敢他及子其爲我代祭可乎遂給貲五十緡使買少牢以祀焉之彥歸自田野聞而嘆曰斯祭也可見公之所存者矣公當造次匆遽之時不暇親祭聖人猶必使人代之非平日仰慕聖賢之深頃刻而不忘于懷烏能如是哉即此觀之使公居弼輔之位必能以吾孟子所以敬齊王者敬其上矣彼以儒起身貴顯於世居從容無事之際

道經是邑乃茫然不知有亞聖公祠在此有雖知
之而又不一往拜于祠下寧不有愧於公乎公名
達實帖睦爾字成康旦人也
賜進士出身將仕郎侍儀司法物庫直長李之彥
謹記
至正十二年壬辰元太師右丞相過鄒祀孟子
碑記
至正十二年龍集玄黓執徐秋八月太師右丞相
以河南妖賊鼓惑愚氓盜弄兵扇亂陷據城邑殺掠
民庶久未戡定恐貽皇上憂累自請命分省于外

親董六軍南下大震天威肆代徐方指揮虎旅勦
滅醜類猶太山壓卵摧枯拉朽不足喻其易也道
經鄒邑以孟子林廟在焉仰盛德高風乃遣使備
禮偕邑令具牲幣粢盛代致祀焉虔展肅敬之忱
庶盡虔崇之義使聖賢之教由是而興鄒魯之風
由是而振所謂以禮義為干櫓以忠信為甲胄說
禮義而敦詩書者復興於昭代用儒術而陳俎豆
者再見於聖朝既獎明乎文教必克定乎武功其
於擴清寇亂綏集群黎奏凱而還可僂而待矣嘗
謂孟子以命世亞聖之才當戰國縱橫之秋異端

並興邪說誣民者衆天下學士隨風而靡不歸楊
則歸墨孟子於頹波洪濤奔注之際砥柱中流壁
立萬仞距楊墨闢邪說使堯舜之道復明周孔之
學弗墜人文宣朗以迄于今先儒以爲功不在禹
下者誠哉是言也今太師右丞相世篤忠烈服勞
王家勳庸烜赫焜燿今昔粵玆南征軍旅之間不
忘俎豆文教方之大禹之征苗頑周公之討殷叛
魯公之平淮夷徐戎可齊駕於千古矣至於設庠
序興禮樂民俗還淳光開泰運頌聲洋溢直旬朔
之間耳如是則豐功偉烈與聖賢之道同垂於無

窮也哉頌曰繫鄒孟氏亞聖雄姿道傳周孔學紹
曾思距淫息邪知言養氣發前聖奧澤及百世丞
相南征薄伐徐戎道經鄒邑敬仰高風遣使致奠
牲幣豐潔儀文肅穆神人歆悅丞相南征肅將天
威六師嚴整如虎如貔金戈所指海宇清夷徐方
繹騷如枯見摧丞相之勳孟子之德烜赫宇宙勒
之礫石播之絃歌頌聲洋溢遐邇流芳百世無斁
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楊惠撰
至正十四年甲午中書省委官達魯花赤忽篤
禄謁廟記

中書省委官奉議大夫大都路左警巡院達魯花
赤忽篤禄偕樞密院委官武德將軍後衛千戶陸
五省漢軍萬戶李珙起遣河南五省軍人馳驛上

鄒祇謁

鄒國亞聖公廟肅拜禮畢館于縣治延致孟氏族長
惟讓五十四代孫東昌路儒學正孟思言等謂之
曰余幼讀孟子書獲聞性善仁義之說致君澤民
之道拳拳服膺景慕企仰今獲躬造祖庭瞻覿容
像何其幸哉然以王事忽遽不遑奠祭謹奉楮幣
一百五十緡以備牲醴聖孫思言為我祀之噫公

方奉承上命徵發急遽之際而以崇敬先師亞聖
為心非其才力有餘素存誠敬而能之乎公名忽
篤祿世居冀寧路交城縣系出河東行省五路軍
民萬戶特贈太保儀同三司冀國忠定公之後光
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襲封冀國文定公新齋之
孫中書大夫御史臺侍御史之子有元隱士翰林
待制奉議大夫兼國史院編修官遠者圖之弟璵
開州人也從吏通州王居中曲城郭惟讓思言等
嘉公之德將刻石以龕于壁傳之永久幸乞以言
以紀其實予忝業儒致仕鄉里樂聞其說故直述

以識其歲月云

國朝

太祖高皇帝洪武二年己酉鄒國亞聖公石刻像記

岱嶧秀萃鄒魯聖賢是生宣父開萬世教其而孟
氏寔光前後孟時有先後道無古今莫祖憲于前
姚虞三代功德雖盛而詩書殆且無述非廓于後
則正塗壅底有不必歷世滋久而侏離左袵矣是
故闢邪說弘仁義正人心於洪水橫流之日孟氏
之功莫大焉乃千數百年于兹孟以來莅此邦既
構祠舍奠孟氏長之全暨典祠思諒與群穆昭咸

在因訪厥初有塑像近燬于兵爰取諸林廟所祠
小石像是也有克乎曰始未有也既曰思諒以其
姪克明持圖像來請刻石予曰噫不瞻泰岱惡知
升高之自下未闚溟渤焉知觀水之於瀾含齒戴
髮稟正以生而弗師聖賢將何以並兩儀而參三
才之名稱乎是像也傳之天下後世使仰慕者因
容以求德由器以見道自物以名則夫士之希賢
賢之希聖將可不外此而得矣像云乎哉謹述贊
曰鄒有亞聖緒承文宣蒙教三徙著書七篇列國
兵爭從衡迭用不有君子邪淫益縱天啓私淑養

氣知言絕利格非弘本達原黜彼伯功正此王轍
道著日星義凛氷雪若飲載明猶水之晶砥柱特
嶷鉅鏞孤鳴胚腪東嶧凌厲西華惟賢斯卓在聖
伊亞形逝神存昭茲九圜爰瞻爰仰千古同歸
洪武三年後學廣信桂孟敬書

洪武四年辛亥孟廟石刻孟氏宗支記

我鄒國亞聖公五十三代孫之訓世守宗祧值前
元兵亂携家避兵遊于關陝秦晉間殆五十餘年
卒于亂時嫡子孫諒尚幼及治稍平思諒方弱冠
侍母氏歸鄒至正間任本縣主簿守引祀事祖庭

燬頹荒蕪止存遺基豐祀之禮闕如也迄洪武戊
中華夷統一思諒偕龔封衍聖公朝京面奉
明詔歸鄉奉祀事適知縣桂孟主簿王公典史韓公重
修廟貌孟氏族人漸實於鄉遵古制行祭禮族長
之全暨思諒等集議推原主祀宗祧者思諒高曽
祖父也今思諒係五十四代嫡孫理宜繼典祀事
為大宗咸名其議恐久而迷序遂約明誓各書明
押以為萬世典族長之全謁余為記辭弗見獲余
惟天地定位四時順序宗支順序子孫不紊古聖
賢法天地定位之理分宗支之辯盖順天道正綱

常也天道順綱常正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亞聖有言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今孟氏原始要終依家禮立宗支之法可謂奉先訓知先務也傳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其孟氏之謂矣東山舊逸張煥撫衆議并書以為記

洪武四年春三月吉日立

洪武四年山東按察司僉事鄭本捐俸資修孟廟記

僕幼讀聖賢之書思睹聖賢之像常恨生居南鄙弗得造鄒魯之境而志孔孟之志焉

今上奄有華夷孜孜圖治以擇有德行學問之士以司
風紀本以菲才叨膺是選持節山東按部于濟岱
之間竊喜得以酬夙願矣曁至鄒邑謁拜鄒國亞
聖公廟見其燬于兵燹締搆未完問于孟氏宗子
思諒則曰此子孫以先祖無棲神之地黽勉為之
資力不足是以中輟余曰上無蓋瓦風雨震凌棟
宇其將朽腐乎乃盡然以傷思贊成之力弗勝任
遂要然以漸因思曰讀其書而仰其德則七篇之
旨既得以私淑其身矣今也觸於目而動於中則
報本之誠豈容得已其情於廢興之際乎薄捐已俸

以石記者一十有五少助一苟完亦所以補其小
者爾若乃翼之以廓廡塗之以臒而成就乎其大
者則有待於群公焉旹
洪武四年辛亥七月日朝奉議大夫山東等處提
刑按察司僉事盱江鄭本嗣文謹識
將仕郎濟寧府兖州鄒縣丞延平鄧原忠書立

洪武七年甲寅孟廟落成碑詩序

有天地無聖人可乎無聖人則天吾不知其高地
吾不知其下而人且不知其有君臣父子矣有先
聖無後賢可乎無後賢則異端並起邪說橫流天

下貿貿焉不知所之矣是則天地設位大道顯行
聖作賢述於是為著孟氏學孔子者也以為夫子
賢於堯舜韓子尊孟氏者以為功不在禹下信乎
聖賢之功為不可無而天下古今所賴以由斯道
者有自來矣故魯曲阜先聖所居林廟巋然儼如
一日孟氏鄒人也故有廟近燬于兵其五十四
代孫思諒作而新之廟貌像設巍然炳然俾鄒魯
輝映聖賢光華思諒盖亦賢矣或曰聖賢道在人
心功在後世奚以廟貌為哉或是不然君子將營宮
室宗廟為先稱達孝必曰修其祖廟盖後人之事

其先非廟像則無以致其孝思尊奉之誠而學者之師聖賢仰鑽瞻忽或於是而有得焉亦求道之一助也聖賢遠矣今之鄒魯亦古之鄒魯弦歌俎豆猶有昔之遺風者乎況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復有摧陷廓清者乎予忝守是邦敬仰先哲喜孟廟之落成思諒之能有立也故樂書然事若乃興復大槩固已見之誌記形諸詠歌玆不復録思諒其亦誦乃祖之言行以思繼乃祖之遺烈也哉

朝列大夫濟寧府知府方去矜謹序

謁廟題名記

洪武七年甲寅葉公宗文尹魚臺之二年以公行過鄒謁

亞聖公廟展禮畢慨然而思且告予曰道在天地間亘萬古而不泯者以聖賢出而扶植之也時而春秋亂賊肆逆天生吾夫子則義軒以來道統之傳晦克續而明之乎時而戰國異端蠭起不有我亞聖公則夫子傳之曾曾而授之思者不幾於泯乎由是道之晦者復明人心溺於邪者復正豈惟當時之功千萬世之功也吾黨生於千七百餘年之

問去公之世若此其甚遠也今焉讀其書遵其教
又獲躬詣其里不啻親炙其門也報本之心寧有
已乎廼捐月俸少為丹雘之助復告諸同寅縣丞
王文主簿虞維典史孟周德與邑之耆士咸有助
焉是雖不足以報本且以遂予之素願焉予曰噫
亞聖公之德天下古今士子咸拜其賜我葉公獨
深慕盛德不忘厥初非有得孟氏之學者其克若
茲乎況廼祖文簡公亦學孔孟之學者勲業聲名
炳輝史冊而厥孫有如公慕道之切顧不美歟予
忝佐政于鄒而鄒與魚臺同隷于府故與公有朋

友之誼焉是不可記

洪武七年甲寅 月朔望後

洪武十年丁巳重修致嚴堂記

亞聖鄒國公孟子廟西垣內故有燕室三間南嚮榜曰致嚴尊神嘏之堂也比年中原多事毀于兵燹邑之大夫士孟氏宗族子姓致嚴無所

大明混一天下于今十有餘年重離繼照海宇澄清設官分職民庶安業典章文物復明于世適樂清胡景昇來任是邑丞臨桂侯成來主是邑簿懷安人劉敬來典是邑史凡縣之壞者修之墜者舉之乗

時度力靡有所遺一日覩致嚴故基變爲瓦礫慨然興復經營間山東濟寧東昌按察司知劉德至見此盛事喜動顏色感歎且督其功不日而成也堂搆既完奢儉適度一如舊制其作堂始末陳助一教先生記已備矣落成日官民慶咸曰亞聖公當戰國時身任斯道以淑後世俾人類不陷於異類學者不流於異端放闢之功先儒韓子謂不在禹下其意者曰無禹人爲魚鱉而道尚存無孟子則無父無君而道止矣所見豈淺淺哉茲堂也密邇廟庭朝夕瞻仰登之者思氣之浩然仁義之啓

泆流風餘韻在人心目苟延儒師發蒙於此使亞
聖之教不絶來者承承不廢聖道尊崇風化丕變
日復一日則致嚴於堂者又未可量也僉曰諾五
十四代孫孟思諒請刻石龕之堂壁邑人郝幼學
記
洪武丁巳秋八月十又五日
洪武十二年己未重修承聖門記
鄒國廟承聖門者知縣事崑山王璧所作也廟徙
在宋宣和間元季燬于兵
國朝平一崇尚明教前令桂孟既作廟洪武十一年

十月立是門而覰制始稱之其辭曰

承聖之門 将将翼翼 由義之路 居仁之宅

於惟鄒公 功配神禹 維周紹孔 為世作矩

知言養氣 仁義性善 尊王黜伯 予豈好辯

盛德孔彰 廟食斯堂 學徒詵詵 絃歌洋洋

出入是門 希賢希聖 是則是効 夙夕處敬

繼今葺之 勿崩勿騫 有考斯文

古郫郗幼學書

洪武十三年庚申鄒縣知縣高用才等祭廟記

洪惟

國家以養民為本愛民為心是以司之官為其親民
也春遴選面諭而遣任其職愛養民也為何如哉
洪武十三年夏四月漢陽縣高用才奉
命知鄒縣事龍南縣劉敏任鄒縣丞仁和縣沈子昭主
鄒縣簿視事明日謁拜亞聖鄒國公
母宣獻夫人林墓於馬鞍山遂之魯邦
宣聖林廟焉抑
朝廷任官為民如此之重三君子思賢仰聖如此之
誠則其盡已愛人必不負其寄托也是當記
代祀鄒國亞聖公題名記

洪武十五年壬戌秋九月二十有七日癸酉
詔命齊王之國先二日辛未遣紀善薛彌充前行凡道
塗經歷名山大川與古昔聖賢祠宇率以牲幣告
祭乃十月三十日戊寅次于鄒邑齋戒逾宿越巳
卯有事於鄒國亞聖公廟邑之長佐及供祭之人
咸祗肅駿奔毋敢褻易籩豆有實牢醴潔清神其
歆止禮用克成於是孟氏五十四代孫思諒進而
言曰
皇上誕膺天命統一區宇首詔闕里以四仲祀
先師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惟是顏曾思孟既列配

位已而復命有司於顏孟二廟亦以春秋祀享其
崇師重道之禮至矣今
親王撫藩東土鑾御攸經遣官致祀其所以敬禮先
聖蓋猶
皇上之意也是固一代之盛典宜有所記以示永久敢
以為請彌克竊惟孔子之道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師範萬世昭如日星可謂盛矣然世至戰國人欲
横流天理泯滅向非孟子師事子思排斥異端扶
植正義則孔子之道不幾於或熄矣乎故昌黎韓
愈推明其功以為不在禹下其論確彌克早受讀

其書潛玩微辭漸濡德義之日久矣今乃獲以王
官奉令而來躬履其鄉瞻仰廟貌俯僂將敬豈非
幸歟雖然斯非彌充一時之榮也凡在斯文皆與
有榮焉故於其請不復辭讓而樂為書且以齊府
官屬名氏悉着于碑陰云

齊府紀善薛彌充記

洪武二十三年庚午重修廟垣記

鄒寔古邾密邇魯邦過鄒國亞聖公之里號稱詩
禮之鄉縣治南二百許步廟貌斯在儼若生存上
自王公下逮士庶經是邑者咸在畏敬不忘本上

况守其土而為邑大夫者哉洪武巳巳春安邑馬
公驄來守玆邑視篆之初即恭拜當瞻仰既畢慨
然有修葺之志柰邑當孔道政煩繁劇弗克如願
越半載霖雨降頹周圍墻垣十頹八九坊門亦已
摧敝公乃諗于判安定趙君恭禮曰亞聖公之學
統紹宣尼道與天地相終始吾輩讀聖賢書又復
獲蒞聖賢之邦視廟垣傾圮不亟繕修不惟為闕
典亦且獲戾于幽明於是二公恊力遂命工僦役
相與作新焉傾者築之敝者易之咸有可觀孟氏
五十五代孫克明等偕儒士武景原造門揖予而

請曰邑大夫盡心吾祖廟厥功不可掩願刻諸石
以示永久　方斯舉之善適請與意會未敢固護
遂樂爲之書儒學教諭　門黄宗謹記
亞聖五十五代孫舉事孟克明立石
洪武二十七年甲戌重修孟子廟記
亞聖公有廟其來久矣曩值元季擾亂群雄格鬬
往來屯兵於斯圻毀靡有遺洪惟
皇明平定四海天下大一統洪武初邑令桂孟亞聖公
五十四代孫思諒等重建廟宇煥然一新歲月稱
久風淩雨震不能無傾圮狀　洪武二十四年夏邑

今趙允昇下車謁廟慨然有修葺志値更造版籍倥偬未遑越二年春與邑丞王敬實議允合于是捐已俸興造宋之傾者直之補之腐者易之垣之缺者補之仍塗墍茨加以丹艧飾壯麗東魯令人瞻仰起敬噫創作固難修復尤難桂令雖於前趙侯繼其後則事功焉能保其悠久哉衆工告成龔封衍聖公深嘉之以主祀克仁等求文以紀其績余辭復獲切惟亞聖公道在天地間與日月並明亘古今所同仰而七篇所言如菽粟資人日用斷斷乎不可一日無也吾黨小子賴其言不爲異端

所感獲由蕩蕩正道是誰之力與今侯爲邑長於斯施政治於斯得以報本於斯則侯平生所願孰有加於是哉然則侯之功不惟播於當時實與廟同其久矣知縣趙允昇太平府當塗縣人縣丞王敬實山西平陽府臨汾縣人主簿王信太原府聞喜縣人典史裴允中彰德府武安縣人

太宗文皇帝永樂三年乙酉重修孟廟兩廡之記

鄒國亞聖公廟昔建祠於四基山墓側至宋元豐時遷于東郭而地頗僻瀕水頹壞後宣和間更新廟宇徙於南門外世代沿革累逢兵燹土圯木燬

蕪無遺矣

天朝洪武龍興崇重儒術以闡大猷選賢任能邑令桂孟者以文學入仕躬謁廟祠覩故址之蕭然謂祀奉尊師之意鼎新正殿延及六年乃成惟兩廡舊基風凌雨震日輝月霍爰兹四十餘年未獲繼其志者方今

聖天子嗣位訪求賢才永樂元年縣邑令朱琙定善者以懷材抱德薦于京自臨政三日謁于廟曰吾在闕中仰聖賢道德之光慕聖賢所居之地久欲親炙其餘風不可得也今幸宰兹邑敢不竭心力以

就前人之功乎於是慨然有興復之志率諸僚屬既校庠生各捐己貲翻置兩廡重修寢殿垣之傾圮一更新之不數月而成俾鄒魯仰觀廟像巍巍煥然聖賢同光炳炳烺烺則朱令之功豈淺淺哉厥功既成不能無書以紀其績亞聖五十四代孫族長思儒奉祀嫡孫克仁等請予為文不獲辭喜其功之落成故樂書以紀之嗟夫聖賢遠矣而道用於世者不可一日無也昔當戰國之時人欲橫流邪說並起不有先哲則吾道幾乎息矣觀乎七篇之書非堯舜之道不陳非仁義之言不發諄諄

以告齊梁之君一則曰王政二則曰王政昔韓子
稱其功不在禹下傳之萬世而無窮也朱令為政
不忘斯道以是心而行是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
也噫聖賢之道遠而彌芳久而彌光仰朱令之名
亦有譽焉

仁宗皇帝洪熙元年已巳重修兩廡致嚴堂記

亞聖廟舊在四基山下側近陵寢以故徙於縣之
東門至宋宣和四年復徙於縣之南門歷代修葺
載籍可考元末燬於兵

大明洪武初前大尹桂公孟率孟氏子孫以建正殿而

雨廡則未遑及也永樂七年章州朱公玷來宰是邑以興廢補墜為己任尋舊基處材用計徒庸捐己俸始興復之經値年遠又行圮塌今大尹滑臺房公岳二尹相臺高公能金華童公常主簿天台潙公温典史雲間張子忠復捐己俸以重建之經始於洪熙元年二月十六落成於其年四月十五日孟氏宗子克仁者一日謁廟學備道其遷徙廢興之故并及夫前後宰是邑者用心之勤欲刻諸石以示永久嗚呼孟廟燬於元而桂公興之兩廡同燬於廟而朱公建其圮塌而房公等復能完之

是房公能效朱公之用心復能使後人而復效於後人則孟廟輪奐之美豈不同天地而為悠久者乎謹書其官爵姓名于左盖不獨使來者有所興起亦庶乎君子不没人善之意也時

洪熙元年秋八月上旬吉日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司教授廣平張敏記

宣宗章皇帝宣德四年已酉重修兩廡碑記折鄒縣知縣房嵒等重立碑陰記

是碑之立起於先大尹朱公𤍞因有亞聖殿無兩廡以輔翼之將何以成廟貌之規遂搆兩廡而落

成之日而姑建焉後爲風雨暴震拔樹以折傷其
碑時領是邑而慰愜民望者有若滑臺房公邑二尹
相臺高公能古凶王公用判簿天台馮公溫幕史
雲間張子忠閩中籃永俱讀聖賢之書慕聖賢之
道覩前人之所爲者崇儒重道之本其功雖廢而
秉彝好德之心尚存房公曰我等輩當繼前人之
心爲心而益新之不惟有以成人之美抑且有以
不沒人之善而諸列位咸曰然於是各捐已俸命
工從事不越數旬之日而碑已成仍以其文而錄
刻之欲竪之日大宗子孟克仁請以爲記予慨然

而嘆曰凡物之在於天地之間歷年既遠不能無
廢興存亡之患也有人焉存者且有所不保守又
何以望廢者之可以復興今而列侯以物之廢者
而重新之如此則何患事之當為者而不吾舉哉
以其諸謹書此以為記以示永久云

鄒縣儒學訓導余愷撰

英宗睿皇帝正統八年癸亥重修鄒國亞聖公廟記

萬古天地萬古聖賢之道萬古日月萬古聖賢之
功此廟貌所以欽崇而祀享不替也夫聖賢之生
關天地之泰否原氣運之盛衰達則道濟天下以

福生民竆則道著方冊以師後世大哉聖賢之道
乎至哉聖賢之功乎誠與天地日月同其悠久光
明者乎豈偶然而已哉粤自唐虞世遠周孔不作
列國從衡異端滋熾吾道之傳幾乎息矣幸而天
生亞聖孕毓鍾之靈秀抱命世之大才知言養氣
以承三聖柰何魯侯欲見而臧倉沮隔歷聘齊梁
而終於不遇觀其著書七篇論仁義道性善稱堯
舜距楊墨斥儀衍辯子莫之中明匡章之孝非仲
子之廉大有功於名教故天下後世仰泰山之
巖巖想英風之凜凜雖亘古猶一日也正統壬戌

秋朔旦余率諸生謁亞聖廟禮畢孟氏希璉諗曰
惟茲殿宇閱歲云久風摧雨毀無足觀幸際邑大
夫房侯恊同寅捐俸倩工芟舊增新凡群賢從祀
两廡儀門悉為闢建不日而成然則大尹房侯自
奉
命下車秩滿還于彼者幾二十載矣其拳拳庸心作興
吾祖廟之功不可以一而述也願請記之余聞其
言以見其新廟之壯麗故仰而嘆曰嗚呼君蒿悽
愴洋洋亞聖之靈禴祀蒸嘗繼繼雲仍之盛矧
國朝列聖相承斯文大振尊禮先師報祀之典漢唐宋

以來未有今日之隆而大尹房侯又可謂善於事
神治民者耳後之有官君子尚宜法焉因書以紀
歲月云時
正統八年歲次癸亥春三月上澣吉日鄒縣儒學
教諭蘇潤記
正統十一年丙寅重修孟廟致嚴堂記
粤自素王作而堯舜文武之道斯大明亞聖生而
孔顏曾思之學斯大任夫天不生素王於春秋之
世則帝王之道誰其明古今天下無以師天不生
亞聖於戰國之秋則聖人之學誰其任古今天下

無以式嗚呼亞聖遠矣仁義七篇轇轕宇宙炳若
日星生乎千載之下者讀其書思其人蒙其澤孰
不敬仰于千載之上而罄報本之禮於萬一歟然
亞聖非特配享廟庭為世通祀矧鄒本亞聖所產
之邦廟祀之設歷朝雖有惟我
皇明龍飛以來文運誕興尊師重道
聖聖相承屢詔有司剏建殿堂門廡黝堊丹漆崢嶸炫
燿報祀之典視昔益隆正統十年冬斯邑二尹頻
濵官侯惟以致嚴堂甲寅捐貲募工洎成而宏敞
岀孟氏希璉屬文以記余不覺發趦於己且詐舌

曰乃祖不云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門之門者難為言向也子之祖廟縉紳鼎新徃之徵記惜余非老於學善於文衆且妄推之辭不獲輙不自量而始應焉未免不韙之請恒慊於中茲文請記是誠難為言也敢固辭孟氏曰先生識斯文不請記則已如請之舍先生其誰也於是又莫克遜然堂之作新固二尹為之倡諸公有以成美則美矣扁曰致嚴何也豈經所謂祭則致其嚴君子之祭非徒三牲八簋之實具毛炰胾羹之苾芬而已亦儞然必七日戒三日齋洞洞屬屬齊齊勿勿以摠如在一

之誠以極來享之敬度盡報本之意苟一弗致其
嚴祭如不祭詩曰肅肅在廟書曰享於克誠良有
以也况巖巖亞聖於昭在上百世雲仍礿禘蒸嘗
與凢官之丁祭登斯堂也觀致嚴之二字其必有
警于心也孟氏曰先生言然請書以紀歲月云
鄒縣知縣銅臺房嵒立石
鄒縣儒學教諭蘇潤記
景皇帝景泰四年癸酉五十六代翰林院五經博士孟
君歸榮記
欽惟

聖天子登極之明年為中興之令主行帝王之制作舉
崇儒之盛典以顏孟有功於世道詢其嫡長子孫
召赴闕廷賜遇甚厚陞授顏孟宗子世襲為翰林
院五經博士之職令吏部給還守祀事鄒孟氏五
十六代孫名希文者受職榮歸鄒縣縣丞盧昌侯
瓚等因諗予曰瓚等忝列童逢目覩盛事食祿亞
聖之鄉心師亞聖之道予司邑教曷不為之記刻
之于石用美昭代崇儒之盛典乎予惟亞聖之聖
身生天地之後心同天地之心巖巖氣象浩然充
大淵乎心學學同孔子如天之有日月如地之有

山川志承三聖力距楊墨著書七篇莫不敬仰與
世經綸以立大本以扶世教萬古如生真亞聖所
學之至也是知孟母三遷子得母教母因子顯制
封爵名載在史冊何其母之賢而子之聖也逮今
聖天子舉行盛典斷自
宸衷超越前代以顏孟有功於世道不任有司之煩職
特授翰苑之清官
寵命初頒朝野交慶豈但增輝顏孟之門實則聳動士
風之振是知吾道之脉必荷
聖天子有重先儒之心始能光顯先聖先賢之後以致

太平之治也由是言之聖聖相承道統所在君以治之師以教之孔子集群聖之大成孟子接孔子墜緒使天不生亞聖斯民皆被髮左衽矣所以韓子論亞聖之言之功不在禹下者豈虛言哉今者縣佐捐俸市石倩工立碑于廟辱予為記可謂能體

朝廷崇重先儒之意矣記成希文長兄名希趨耆士理家事孝義敦讓心重所本乃復縣佐卜日祭告請建碑焉

景泰四年夏四月十有六日也予嘗考訂亞聖

譜續集脩著別藁茲不多贅是為記

鄒縣儒學訓導東吳楊瓛撰

景泰七年丙子錫復顏孟祭田之碑記

乙亥之冬十有二月庚申

詔復顏孟二廟祭田加錫至百頃置佃戶各十户以中

憲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徐有貞之請也盖二

廟之在元故各有祭田三十頃二氏子孫以之備

粢盛給衣食焉易代以來侵奪殆盡雖嘗理于朝

而輙抵於有司由是二廟之祭不供而二族之養

不贍初有貞奉璽書治水於山東濬川導山嘗往

來于曲阜鄒嶧之間謁先聖先師之祠見其然而
審其所以然有貞於時慨然心誓曰使有貞治水
而有成功也其必為吾先師復此田也及功既告
成因具以聞且請益之田置佃户蠲其徭而畀之
供贍
詔皆從之
恩至渥也事下户部俾巡按御史山東三司會而理之
既復野店六十頃又得蔡莊之田而益之總為頃
百分而兩之其新田視故田廣衍饒沃有加焉又
擇於鄒滕寧陽之籍得上户二十分隸乎二廟以

供佃户乃命二氏之宗子希惠希文為之主掌歲
收其入以供祭贍族田之有徵者蠲其徵而禁諸
人毋爭占悉如詔旨著為令典至是希惠希文偕
其族之良拜
恩闕下北還乃請之有貞願記詔旨于麗牲之碑以示
後世義也有貞韙之乃諗之曰於乎惟顔子孟子
於若曹為先祖於後學有貞為先師於天下為先
賢是有貞之所為請為先師也上之所為賜為先
賢也為先師也為先賢也其皆非以為若曹也然
而若曹坐而得田與佃蠲其國之徵不為人役而

後人可不知其所自邪知所自則言而不敢不法
先祖之言也行而不敢不法先祖之行也其法之
而至則將見復聖亞聖之復出而為天下之師矣
法之而未至其亦不失為顏孟之賢子孫也自今
為宗子者必以禮而率乎宗之人宗之人必以禮
而輔乎宗子田厥田事厥事量其入而節其出祀
惟豐用惟儉族惟均因是而廟益修族益睦長長
幼幼親親賢賢孝恭之行行于家邦使見者聞者
皆曰是聖賢之後誠可貴哉人以之益重其世也
國以之益崇其禮也不然或私以藏或忿以鬬而

不相能則夫見者聞者將曰彼為聖賢之後且然
又何貴乎詩曰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有貞願為二
氏之胄勗諸希惠希文曁其族之良咸拜曰謹受
教有貞乃書于石而系之銘其辭曰學聖不倦教
世無窮惟顏之德孰與比隆異端以闢正道以通
惟孟之功孰與比崇是故粒生民之飢者莫如稷
拯天下之溺者莫如禹而顏孟乃與之同推是德
與是功也宜夫萬世之庇而食乎其宗所以崇厥
後者
朝廷之恩禮所以承厥先者子孫之孝恭有貞作銘

勤于廟庭敢告賢胤勿替祖風

景泰七年三月一日奉

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

柱國武功伯

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徐有貞譔

天順二年戊寅重修孟子廟記

竊惟廟貌所以妥神棲不飭則神靈不妥是雖絜其粢盛豐其醴牲亦無以致其右享者焉詩曰閟宮有侐又曰寢成孔安皆此義也亞聖有廟其來尚矣然歷歲既久寖以傾圮昔大尹劉侯恭承

士命來宰是邑下車之初偕二尹宋侯暨諸僚屬進謁
祠下顧瞻徘徊遂相與謀曰修舉廢墜所司責也
今亞聖祠宇滋敝若是容可緩乎宋侯曰是謀允
契吾心於是各捐己俸賃工市材仆者植之傾者
正之撤壞去腐易之以新周以垣墉既堅既好又
於通衢立坊牌一座題曰亞聖之坊由是規模弘
麗益加于舊嗚呼亞聖生當戰國之秋扶植弘綱
萬世攸賴韓子所以謂其功不在禹下者意蓋如
此今二侯受命在政教之任而能知本源之意有
倡有隨協志畢力不費於公不勞於衆以底夫廟

之成功則不惟知所報亦且知所務也二侯主之
劉侯名巍字至高直隷平鄉人宋侯名勛字景和介
直隷河間人皆以寛厚明敏稱若判簿益陽傅侯
榮掌史盩山馬侯新則分董其事者民房堅李浩
然等是又始終效勤者經始於天順改元十月之
十五日落成於明年三月之八日其初建及改遷
之故前自有記今不復贅
天順二年戊寅四月初吉鄉貢進士鄒縣儒學訓
導豐城李達書

成化四年戊子重修兩廡儀門落成記

先師鄒國亞聖公之道萬古與天地同其悠久萬古與日月同其光明此廟貌所以欽崇而祀享不替也蓋德盛者享乎無窮之祀澤遠者垂乎無疆之休先師之德澤及於後世也深故後世之褒崇夫先師也至矣哉亞聖之道乎至哉亞聖之功乎誠與天地日月同其悠久光明者乎或曰先師道在人心功在後世奚以廟貌為哉是不然君子營宮室必先祖廟蓋後人之事其祖考非廟貌則無以致其孝思尊奉之誠學者之師其德教非廟貌則無以得其知言養氣之說焉奈何兩廡儀門閣

歲云久風摧雨凌日輝月霍寖以傾圮毀無足觀時廵按山東監察御史西江安城吳遠按臨兹邑拜謁祠下嘗曰吾遊泮庠時仰先師道德之光慕先師所居之地况欲親炙其餘風不可得也今幸經崇祀之所誠千萬載之一遇於是徘徊顧瞻觀兩廡儀門悉皆蕭然謂非奉祀學師之意慨然有修葺志值事倥偬未遑遂與兖郡太守謀曰修舉廢墜所司責也今先師亞聖廟滋敝若是之甚可不知所本而先之乎務必重其事以為倡舉其才而能者以董是役則庶幾副吾所望否則托諸空

言矣郡守陜西宋璽由進士陞今職一日以公務至郟城驛召驛丞傅弼詣前曰今當道者欲於孟廟補敝起廢俾遴選其能者董之予謂汝雖職事迎送謹慎周密雍容閑雅有士君子之風諒無以難理為辭而汝祖汝父誦其詩書亦賴其言不為異端所惑相繼蟬聯照輝後先是誰之力歟可不竭其心力以就前人之功乎驛宰河南太康傅弼字尚忠遂進而荅曰孟子百世之師有功聖門追配神禹正當效勤補勞奚可言辭即以興復為己任捐已貲庀工卜日蒞事剏置兩廡取棟梁之敗

撓者易之瓦壁之缺畧者補之以至垣墉儀門築
其傾圮撤其腐朽不改舊貫規模氣象尚未輪奐
適縣侯張著直隸大名開州人由鄉舉尹鄒爲治
初下車吏事精敏庭無滯訟公暇不忘所自輙親
詣廟庭夜在官之人察其勤惰而賞罰之不日而
其所未完者咸有可觀由是傳弼之功得賴以不
負於郡守之遴選亦且不負於當道者造端託始
之深意也厥功既成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亞聖
公五十六代孫希文揖而請曰驛宰傳弼其用心
效勤於祖廟不費於公不勞於衆以底于成不能

無書以紀其績願丐一文以示永久予辭弗獲乃言其功之成蓋將以媿夫世之仕者讀聖賢之書而忘其所自也今傳瑯之心深得乎子產不毀鄉校之心其賢既優於人矣得不爲之記以壽諸石而望來者之益勸乎

鄒縣儒學教諭吉水周載葯譔

亞聖五十六代孫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孟希文立石

孝宗敬皇帝弘治十年丁巳

上命勑修孟子廟記

鄒孟子故鄉故有廟專祀之始自宋景祐四年孔
道輔守兗州建之墓側其後徙縣之東郭已而又
徙之南門外蓋即今廟我
國家龍興
列聖相承崇儒重道即正孟子鄒國亞聖公之號配食
孔子而於是專祀尤加意焉洪武永樂正統間屢
嘗修葺由正統迄今歲久復敝五十七代孫翰林
院世襲五經博士元以為言我
聖天子方弘文治於天下特下有司命修之時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光州熊公翀巡撫山東奉

命惟謹而兗州知府龔君弘同知余君濬實承委以
遂相與協謀即事始於弘治丙辰二月明年丁巳
三月工乃訖廟址拓於舊其廣三十弓縱百五十
弓有奇中為殿寢東西廡殿祀孟子以樂正克配
廡以祀他弟子公孫丑以下左為殿寢祀邾國公
右孟氏之家廟致嚴有堂庖廩有舍以及便户重
門凡為楹六十有四俱仍舊規易以新之而輪奐
壯麗有加焉熊公既率其屬落之而以書來請記
余惟孟子廟而祀之不但其故鄉盖通於天下嘗
考其所由矣周衰先王之道不行孔子以聖人生

其時而不得位乃刪定六經明其道於天下後世
盖孔子之道即先王之道也孔子旣没未百年而
異端大起斯道復爲之晦於時有孟子者生著書
七篇起而明之其爲力可謂至矣然自是歷千有
餘年知之者尚鮮在漢僅有楊雄氏在唐僅有韓
愈氏二氏之言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
廓如也曰孟子功不在禹下其言亦可謂明矣然
但於其事功而未盡其蘊奧故聞之者或未卽喻
而猶有異論至宋大儒程朱二子者出推其性善
之稱王霸之辯知言養氣之論以爲擴前聖之未

發有功於聖門以為見道極分明得孔子之心由是孟子之道大明於天下而其書遂與孔門之言並列為四書之萬世而無復異論焉夫孟子之道明則孔子之道益尊孔子之道尊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傳為有在矣故自有宋迄今四百餘年誦孟子之書仰孟子之道者遍於天下而祀廟亦隨之以是言之則孟子之祀蓋有非一鄉一邑可得而專者然事必先其本而物各有其源先賢之鄉邑乃其流風餘韻之所自專祀之廟豈可闕焉而不重哉而熊公等今茲之役仰遵

明詔齊心畢力度材庀工之恐後蓋有見乎是歟故因
記廟之成而歷叙其所由如此以為孟氏子孫及
四方縫掖之士進謁告焉
弘治十年歲次丁巳秋七月中元日
賜進士出身光禄大夫柱國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
英殿大學士知制誥國史總裁同知經筵事洛陽
劉健譔
賜進士吏部尚書致事前光禄大夫柱國太子太傅濟
南尹旻書
宣聖六十一代孫襲封衍聖公闕里孔弘泰篆

三遷志卷之五